

## 主線歸零－台灣年輕藝術家群展

黃亞紀

多年來，台灣當代藝術若由政治和社會角度切入時較容易得到國際藝壇的共鳴，畢竟台灣之於世界是獨特的政治體，也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是複雜矛盾的難題；但若當我們細看 1970 年後出生的台灣年輕藝術家，台灣當代藝術並沒有因此而發展出強烈的台灣風格，相反地卻因台灣各面向的多元和善變，以及藝術家本身移動的便捷性，導致了藝術創作體系的紛雜、在表現和詮釋上都呈現相當的複雜性和斷裂性，同時又極具有隱喻性。「主線歸零」一展在醞釀的過程中看到的是相較於日本文化（甚可說是全球化文化）的扁平性個性，台灣當代藝術除了扁平之外更因為主體性的無法定義，以及區域性格和局勢變遷的逼迫，發展出單薄、不確定、沒有中心主線、難以明確定位的風格；並且在閱讀到策展人鄭慧華在博客中所擷取出之短文之後，思索台灣年輕藝術家的創作之於其個人及社會的存在意義：

在「現代性：紀登斯訪談錄」中，馬丁·歐布萊恩（Martin O'Brien）寫道：「『我』的身份...是一個穿越全球化文化系統的，隨種種複雜社會與制度外觀的不斷移動的投影。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個人都必須使自己同這個現代吊軌現實和解，通過制訂一項有關自我的『反思計畫』……。」

以「沒有」中心主線台灣當代藝術性格出發，到以主線「歸零」的方法策劃或觀看一場展覽的確還存在一定的差異性，但是「主線歸零」一展並無企圖以「歸零」這種具有動作意含的角度提出某種新的風景—畢竟當主線歸零時任何場域都應當失去了意義（或需要重新被定義）—但是當我們處在一需重新思考定義藝術展覽意義的今天，「主線歸零」或許能提出一種「反思計畫」的可能性，對藝術創作本身進行回歸觀察，並再次提出藝術家情感的重要性；此展並且以此檢証沒有中心風格台灣年輕藝術家如何透過自我的創作（反思）呈現不同的情緒平衡狀態，而這會是藝術創作中最為原始且重要的一環。

謝牧岐自 2003 年起的作品中，一直由場域的概念往返論述著土地思考，謝牧岐藉由拼貼的影像建構出一種未定性的遊走空間，並且將情感和歷史文本交融複雜化後轉化為個人化的歷史；之後他又返回以老畫家眼中的鄉土，切割或揀選出當代詮釋的角度與之對話，卻也不是以藝術史之眼重新檢視，而是對於自我創作哲學的省思。謝牧岐是年輕藝術家中將整個創作過程轉化為有關自我的一場漫長行進，但卻不落入自我感情的泥沼中，也不直接以社會計畫表達對於現實世界的意見，創造出有豐蘊人文基礎的藝術作品。

相較之下，陳崑峰的作品相反地將文本情報量減低到極限，傳達一種場域的匿名性（歸零），但有趣的是，與此同時卻極大化了作品情感性的情報量—這些將具有時間、地點切片意涵的照片經過一層層繪畫的轉換，變成為似曾相識、可是此地、也可是任何地點的場域，這些無法定義在任何一點的模糊狀態可以接受任何解釋，同時又充滿了飽滿和虛構。林冠名的「難以計量的機率問題」視覺上引起的一連串疑問，林冠名是一個強烈地以個人情感面對詮釋斷裂的藝術家，作品本身具有情感性的渲染魅力，這件錄像作品很有趣地將海泳者轉變為更為渺小且模糊的存在，一種

難以言喻的、有關存在的距離感描述了年輕世代心中英雄形象的缺席，對抗大海的雄心壯志不再，轉而是對於存在本身的觀看。

同樣表現出無英雄時代的意義缺乏的是 Bbrother 和蔡弦剛。Bbrother 和蔡弦剛為台灣非主流藝術創作者，一為塗鴉藝術家，一為實驗音樂及電影創作者，這次展出中或屬他們的作品最為表現台灣文本的複雜性：首先，他們是此次展覽中唯一指涉到卡漫文化的藝術家，但是不同於市場中流行的亞洲卡漫現象，他們的卡漫「文化」不受限於視覺符號的囤積，反而以文字創作看出台灣次文化在混亂的全球化共振下所產生的混雜性和表面性，甚或可說反而因為此外來的卡漫文化而帶出了作品的在地性；其次，作品「Left Wing Sucker」是一次試驗，對於藝術家本身而言，是起於「『很認真的作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看最後會變成怎樣』的一種心情」的一件作品，是基於台灣的「惡搞」文化所完成的一項計畫，但，「為何以『弩弓』？何以『認真』？」，卻可看出藝術家意識到自我之於社會的存在的可能性，帶有極高的政治性挑逗機制。

旅居巴黎的藝術家周育正的作品「甜食店」，以抽象與虛擬之形象勾畫出一個可能的甜點店，透過甜點製作之物質性與甜點店之室內裝飾性，周育正試圖將模擬、虛構或計畫性建立起的影像，以更具獨立的美學架構來操作。「甜食店」宛如艱澀的文學作品，其中的童話寓意和漂浮在虛構空間的視覺不確定感，以及白色帶來有關純潔的想像及其反論，都在視覺上將藝術語言的轉喻推到了至高點，同時，火把、糖（隱喻土壤）、糖漿（隱喻水）並也將其對於物質性的轉喻達到了詮釋的破裂點，這些正是此作品極端有趣的原因。

陳萬仁的作品省思著資訊時代的消費，以一種詼諧、自我解嘲的方式，無變化、無意義地重新詮釋科技產業中具有獨占個性的圖像，是一種全球化放縱於溝通後的自我和解；但是某種程度上，陳萬仁的這件「Good Morning Bill」有它操作上的困難，因為「Good Morning Bill」的成立點立基於大家對於微軟系統圖樣的認知（此件作品在日本受介紹時便無法得到受詮釋的可能，因為日本的電腦工業大多不將此作品的原文本設入電腦基本圖樣內），但卻也因此成為了反思所謂「全球化文本」的存在可能、以及「誰」定義或定位了全球化文本的一次機會。而現今最為活躍的台灣新媒體藝術家王雅慧，則將展出她的新作「exchange」，「exchange」在表現上維持了王雅慧一貫的個人氣質，兩螢幕中日常細節的不可能變化，試圖表達出文化 / 地點的腳色轉換時，人的情感和生活之間的拉扯，以及企圖虛擬地建立實存關係之外的新關係；「exchange」並且維持藝術家習慣留下的視覺線索，讓人思考某種詮釋的不確定性和情感濃縮的空間。

最後一件陳曉朋的作品「50」，在空間和意義上對於此展極度重要。目前旅居墨爾本的陳曉朋長年來不停以拼圖和七巧板的思考出發進行創作，作品包括了繪畫、文字、攝影、裝置；就世俗的定義而論，七巧板具有對於童年想像的隱喻，並隱藏提問 / 回答的對話的無限可能，而就藝術的表現來論，陳曉朋所創造出來的七巧板以及各種幾何，代表的是藝術家本人兼具哲理與美學的探求；這次展出的作品「50」，完成於 2005 年，是一件對於陳曉朋具有轉折意義的作品，卻也同時使得藝術家對於其藝術的追求回歸到最基本的問答—七巧版是一種謎題，是一個充滿卻需要被回答的文章，是藝術家紛雜地面對自己心中情感的回歸，但它卻被置處在一個沒有被回答的狀

態，是一個自省的課題，而更或許也是每個台灣人民心中的某種莫名情緒。